凯特是唯一能进入威廉圈子的女生 5

热点关注

肖恩·史密斯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2011年4月29日，英国威廉王子和未婚妻凯特·米德尔顿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婚礼，凯特由此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二位平民王妃。其实，按照门当户对的观点，凯特绝不是合适人选，她本身也并不是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么，到底是什么吸引了威廉王子呢?

成功的关键在于拥有一颗强大的心。凯特能够成为王妃，离不开自身的摸索，更离不开英国王室的公关和长者的建议。这是一套被验证的完美成功法则。

[上期回顾]

在中学毕业到上大学之间的一年假期里，凯特努力地学习，而威廉则在不停地换女友。最终，他们将在圣安德鲁斯大学相遇。

圣安德鲁斯大学校园里，一场橄榄球比赛正在进行。

球场边，身着羊毛夹克和牛仔裤的凯特边看比赛边热身取暖，但是她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引起了威廉王子的注意。凯特只是凭着对橄榄球的热爱，冒着严寒来观看比赛。她和威廉有共同的课程，住在同一宿舍楼的不同楼层。她之前已经被介绍给威廉认识，但是他们却从没交谈过。

威廉意识到凯特竟然对橄榄球如此了解，他对这个热爱运动的女孩印象极为深刻。

那时的威廉已经有了自己的小社交圈子，这其中包括六个伊顿公学的校友和其他几个他信任的公立学校的男生，他们一起住在圣萨尔瓦多公寓，大家都叫它“萨利”。在普通学生看来，威廉的小圈子就是萨利的“雅士”组合。

球场边的那场交谈是凯特进入威廉这个小圈子的通行证。

在餐厅，她可以和威廉坐在一起，坐在他和朋友每次都坐的那张桌子旁。凯特隔壁宿舍的同学海伦回忆说：“她是唯一一个加入他们小团队的女生，他们在一起的每顿饭都充满了欢声笑语。那是他们友谊的开始。”

新生周里，凯特给大家留下了好印象，纯洁无瑕的高贵优雅帮她赢得了“萨利美女”的称号，这也使她下决心要以更好的姿态融入大学生活。在萨利公寓，几乎人人都有绰号，而她的绰号显然比其他人要好听得多——威廉的老友奥利弗·贝克的绰号是“多毛奥利”。

大学生活伊始，凯特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并对大学生活充满了希望，威廉却并非如此。在3000多人的注视中，威廉来到了这座海边小镇。对于这样热情的“欢迎”，他极为不悦。在父亲查尔斯王子及贴身保镖的陪同下，威廉王子乘坐深绿色沃克斯豪尔来学校报到。毫无疑问，那种场合不适合开豪华跑车阿斯顿马丁。当天，威廉身着深蓝色毛衫和牛仔裤，尽力对群众保持微笑，尽管他最不愿意如此。王子缓缓走下车，慢步走到人行道旁与公众寒暄握手，表情从容动作流畅，就像是参与竞选的政治领导人。在入校前的采访中，威廉尽量避开公众的兴趣，他说：“我只是来上大学的，而不是要举行婚礼。”

圣安德鲁斯大学的选定打破了王室继承人定向选择牛津和剑桥的老传统，让人惊讶不已。不过，圣安德鲁斯大学也算是历史悠久，成立于1410年，位于小镇的中心。威廉对自己选择在此就读的原因作了解释：“我真的喜欢苏格兰。这儿空间辽阔，我喜欢这儿的山，相信圣安德鲁斯大学也有山的博大和深邃。我只是希望能和大家和谐相处。”

威廉住在萨利公寓三楼的单人间，比凯特的房间高两层。房间里有奢华的成套沐浴设施和独立卫生间，还有防弹窗户以及重型安全门。同时还有两名保卫人员分别住在铺有蓝色地毯走廊两端的房间里。

圣安德鲁斯大学校长安德鲁·尼尔勋爵之前是《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编辑，他出面帮助威廉与媒体们达成协议，之后不再追踪报道威廉的大学生活。尽管如此，第一周里威廉还是小心提防着可能跟踪的媒体。该协议并不仅仅为维护威廉的利益，也是为了保护他身边的同学，当然，包括他的同专业同学和住在萨利公寓的同学们。凯特自然也从中受益，因为这样就不会有记者请她在酒吧喝酒，妄图获悉有关威廉的消息。

后来，威廉见到了凯特。

球场边的那次偶遇后，他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她。许多时候，他们会在早饭前一起晨跑——凯特早饭只吃一碗养生什锦粥来维持苗条身材，以免假期回家时比妹妹皮帕胖。之后他们会一起上课。威廉有事需要离开学校或者回海格洛夫时，凯特就会把笔记借给他，以便让他跟上课程。

有时，他们会相约去老球场度假酒店游泳。凯特通常是他每晚回宿舍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实际上，在凯特宿舍外面，他们会聊很长时间——这就足以证明他们的相处从一开始就是轻松惬意的，而且彼此间的交流从未中断过。有时他们会在餐厅里促膝长谈到很晚，直到清洁工人打扫卫生时，他们才会恋恋不舍地结束愉快的聊天，他们总是最后离开餐厅的人。

事实上，他们没在宿舍里聊过天，因为会打扰同学休息，也可能会招致流言蜚语的中伤。查尔斯和保卫人员都希望他可以尽情享受大学生活，但是同时也提醒他要小心那些将消息卖给媒体的，利欲熏心、不择手段的小人设下的潜在陷阱。凯特也一直谨小慎微地保守着秘密。

第一学期末回家过圣诞节时，他们约好假期里相聚小酌。这是他们第一次正式约会。

威廉开车从海格洛夫来到巴克伯里，和凯特一起去了斯坦福·丁利村里米德尔顿一家最喜欢的“旧靴”酒吧，各自要了一杯酒。这座艺术氛围浓厚的酒吧离米德尔顿一家居住的布拉尔菲尔德只有两英里远。在那儿，米德尔顿一家非常受人欢迎，他们叮嘱酒吧老板约翰·哈利不要声张威廉王子的到访。

威廉和凯特的父母通过了这次的考验，取得了重大胜利，因为两人的约会并没有出现在各大报纸上。多年来，凯特和威廉依然能够在这间酒吧里享受安静的小酌，没有打扰，也没有任何的新闻报道。

约翰说：“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们都有些紧张，但是他们来的次数多了我们也就习惯了。”受邀参加他们的婚礼是对约翰守口如瓶的最好奖励。凯特和威廉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初次约会的这个小酒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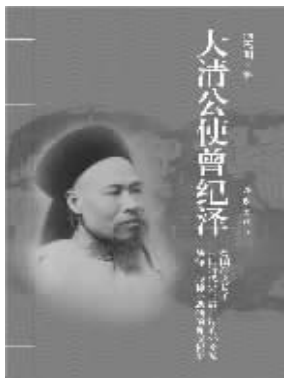
时间过得很快，可怕的5月考试转眼就到了，还好威廉和凯特考得都很好，考试结束后他们跑到了玛·拜尔斯酒吧去庆祝。这是凯特唯一一次放任自己，她喝得酩酊大醉。同时，这也是萨利公寓里的住宿生们唯一一次“大饱眼福”看到了烂醉如泥的凯特被“多毛奥利”送回房间。有位同学回忆说：“她醉得一塌糊涂，甚至迈不动步。”海伦当时正在准备第二天的考试，记得往窗外看时，正好看到威廉王子摇摇晃晃地回宿舍：“大家都侧身望着窗外，且不停地拍照。因为他倒在了门前的灌木丛里，而他的保镖则试图将他拽出来。”

后来，有谣传说王子的保安在大楼里巡查，没收了所有人的胶片。当然，未来国王和他的新娘那晚烂醉如泥、站都站不稳的照片并没有曝光。

而他们第一学年最重要的、最后的一项社交活动是6月在萨利餐厅举行的毕业晚宴。之后，大家便挤进休息室参加每年一次的颁奖仪式。和经典的Smash Hits 颁奖仪式一样，要投票选出性感之星和最佳理发师。这种情况下，公寓的同学们将最终决定由谁获得这个荣誉光环。威廉没能获得“美男子”的称号，只能凑合地被冠以“萨利之王”的称号，引来大家一阵哄笑。凯特则被大家选为萨利“最漂亮女生”。

慈禧在地图上找那块指甲盖大的地方 5

历史纪实



冯惠明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曾纪泽——曾国藩之长子，晚清著名外交家。光绪四年，曾纪泽奉朝廷之命，前往英法两国担任公使。

两年后，曾纪泽被清政府紧急调遣到俄国任钦差大臣，开始了他一生最艰巨的使命——对俄谈判收回伊犁。经过近一年的外交斗争，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机智灵活的策略，终于迫使沙俄修改了与原钦差大臣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收回该条约割让给俄国的大片国土，取得了晚清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重大胜利。

[上期回顾]

崇厚回到天津，忽然接到老友通风报信：他跟俄国人订的条约，听说惹恼了朝廷上下，很可能会拿他问罪。崇厚决定找李鸿章想想办法。

一

京城局势的发展比崇厚、李鸿章预计的还要快。就在崇厚返京的前一天，朝廷颁发了简明扼要的上谕：先将崇厚停职，等候查办。至于崇厚与俄国人所签之约如何处置，交满朝文武讨论提出对策。这道谕旨的拟稿人，自然出自军机处的恭亲王和智囊人物沈桂芬之手。他们盘算，这道谕旨一颁发，可以起到一石三鸟作用：其一，在崇厚到京之前，抢先颁发谕旨，做出姿态，以免清流派群起而攻，陷于被动。其二，它是个探测信号，看看各方面的反应。其三，谕旨的背后，隐藏着舍车马、保将帅的意图。将帅当然是沈桂芬和恭亲王。

果然，圣谕在京城引起了轩然大波。不过首先兴风作浪的不是那些喜言好事的亲贵王臣，也不是敢为民请命的御苑翰林，而是俄国驻中国使馆的署理凯阳德先生。

凯阳德违反外交惯例，不提前预约突访总署衙门，把衙门里当值大臣董恂弄了个措手不及。凯阳德满面怒容，像训三孙子似的，对着董恂吼叫了半天，抗议中国政府查办崇厚，抗议中国“对俄不友好举动”。董恂这下可坐不住了。他慌不迭地乘轿来到恭王爷府，当面请示奕䜣如何应对。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确定王爷纡尊降贵，亲自到使馆走一遭，向凯阳德说明朝廷不能允准崇约的难处，缓解一下俄国人的愤怒。

中国王爷的驾到，确实使俄国代理公使凯阳德吃了一惊，感到中国王爷亲自来拜见他，无形中提高了他的身份和地位，他的虚荣心和自尊心得到某种满足。但这并未使他丝毫收敛一下骄横之气，交谈中仍然冷言冷语，一副盛气凌人的派头。

奕䜣毕竟是奕䜣，不是董恂。他并不介意凯阳德的无理，仍按外交礼节，从容表达了中国朝廷的意思：“因崇厚钦差不候谕旨擅自回国，所以交部严加议处，这与签约之事无甚相关。过去中国凡遇有军国大政之事无不饬下臣工会议，与西洋各国议会之意相同……”

就在恭亲王和军机大臣们处在焦虑不安、左右为难、举步维艰的日子里，这几天北京城里那些“心怀国事、指点时弊”的清流雅士和谏臣言官也没闲着，他们或相互串联，或聚首一处，指评国事，怒斥崇厚卖国，言辞激烈，纷纷扬扬，渐渐形成一股汹涌激荡的潜流。

二

隆冬腊月，昼短夜长，遇上阴霾的天气，夜幕就降临得更早。酉初时分，长春宫的太监、宫女们便将各处的宫灯都点上了。慈禧太后用过晚膳，在贴身太监李莲英的扶持下，慢慢迈出膳房。这些日子，她的食欲不大好，今晚只匆匆喝了一小碗银耳莲子汤，吃了一小块儿香酥芝麻甜花饼。李莲英一边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她，一边大着胆子在太后耳边轻轻进言：

“主子圣体欠安，今儿晚上是不是早点儿歇息了。”李莲英侧目觑了一眼太后，见她没反应，就又接着说：“这些日子，奴才看见主子比原先瘦些了，心里像刀扎似的难受。今天刚刚见好一点，您又要操劳国事，奴才心里实在不忍。以奴才的意思，主子是一国之主，一身担着天下的安危，要是主子累坏了，我们做奴才的可就无地自容了。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等主子好利索了，再处理大事不迟。奴才知道这话不该从奴才嘴里说出来，可奴才瞧着主子不顾自己，勤政操劳，废寝忘食，奴才斗胆进言，就是主子怪罪也要向主子进言。”

一番话，说得太后心里一阵发热，又一阵心酸。

主仆俩说着来到寝宫西侧的一间耳房，这间房子是太后批阅奏章的地方。太后坐在案后一把铺着黄缎子面软垫的龙椅上，面前是一张围着同样锦缎的长方大案桌，桌上堆着两摞大臣们呈报的奏折，一摞是太后已批阅过的，另一摞还没过目。太后看看这些奏折，先自叹了口气。眼前的这些奏折几乎是一个内容一个主题：拒俄约，诛崇厚。此刻，她正拿起一本奏章，这本奏章比别的奏章要厚得多，引得她蹙起柳叶双眉，一阵心烦：她从不喜欢又臭又长的折子，特别是那些之乎者也晦涩难懂的八股文章，她喜欢开宗明义、简洁扼要、一语中的。

及至打开折子从头阅起，只见满纸一笔漂亮的楷书。开头写着：司马局洗马张之洞奏要盟不可曲从宜早筹御侮折。太后心想，张之洞乃是清流有名的四君子之一，且看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太后目光下移，慢慢往下看，渐渐被张之洞深谋远虑的眼光、爱国忠君的热忱和犀利遒劲的文笔所吸引，她越看越放不下，竟将近三千字的折子一口气读完，心里一阵阵感慨：人们都说，我大清的臣子中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的奏章最具功力，现在看来张之洞的文笔不在他们之下。

“李莲英！”她冷不丁叫了一声，目光仍没离开奏折。

“奴才在。”在门口候着的李莲英打了个激灵，赶紧上前躬立一旁。

“你知不知道，那个张之洞多大年纪了？”太后微闭双目，若有所思地问。

李莲英眨了眨一双又小又亮的肉泡眼，脑子顿时转了几个圈，他猜想太后问话的用意，再观察一下太后的脸色，见她面目温和，不带愠色，这即是说，她对张之洞这个人并无反感。于是，他答道：“奴才也说不准。不过奴才听说，张之洞是同治己亥年的进士，大概今年四十一二岁，正当年富力强。”

太后点点头，便挥了挥手，示意李莲英退下。接下来，太后又看了几个折子，上奏得同样慷慨激昂，旁征博引，侃侃而谈，但无论从立论的深度，还是辞章的文采，均不及张之洞。她没再往下看剩下的奏折，只是大体浏览了一下上奏者的姓名和题目。然后，她靠在龙椅上，双目微合，想想该怎么办。

李莲英不失时机地把一杯香茶轻手轻脚地端上来，同时还拿来热毛巾。太后擦了把脸，向他吩咐道：“你去把乾隆爷留下的那本地图册拿来。”

“喳！”李莲英不一会儿捧来一部蓝布包皮的线装图册。

太后的目光停在封面那一行漂亮潇洒的楷体字上：《大清全舆图》。这本图册的题字是乾隆爷的手笔，传到她手里已经过一百年了。图册的蓝布包皮已经掉色陈旧，纸头发黄，但图册保留得完整无缺。打开图册首页，一幅木刻版的大清疆域全图展现在眼前。她先在图上找到京城北京，接着目光从东北、蒙古移向西北边境，最后终于找到了伊犁。她看到，伊犁毗邻俄罗斯帝国所属的哈萨克。

她估摸着，这块地方也就她的指甲盖儿那么大，到底有多大，她始终弄不清楚，大臣们讲有好几万平方里，看来也是块不小的地盘……